

# 烽火情深——科索沃賑災日誌

一九九九年八月七、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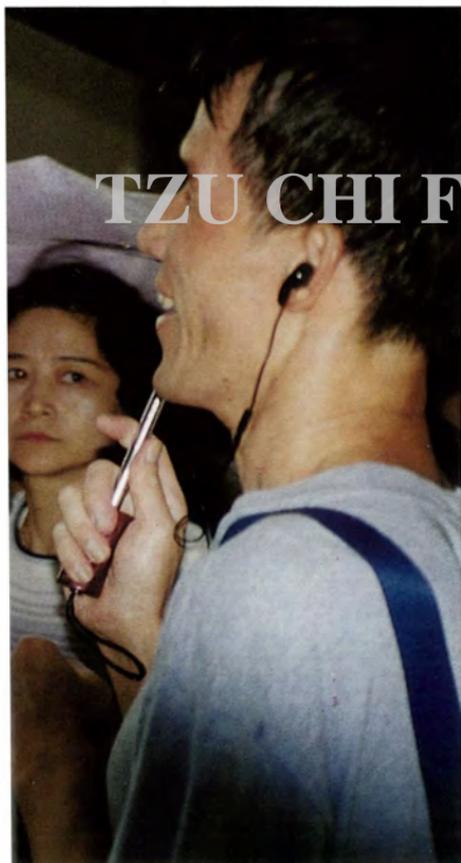
趕赴戰區前的巴黎浪漫

◎謝景貴、李彥學、陳竹琪、邱國氣

「您的一份愛心可以幫助一位這樣的嬰兒免於受戰火的摧殘，讓他得以在那片地雷遍布、赤火漫燒的土地獲得成長的空間，重拾健康的童年。我不久前才從科索沃回來，在這裏將所見所聞告訴大家；我稍後又將出發前往

科索沃，帶著大家的愛心同行。」阿貴在台上誠懇

地向台下每一位熱心的捐獻者道出心內的感激與感



謝。

日照逐漸西沉的傍晚，大雨稍歇，人群往來於台北新光三越的大廣場，一朵朵藍天白雲躍動，個個真摯地揮動著手裏的CD，向每個駐足、流動的人們呼喊著異國人民的希望。「愛在科索沃」是CD的名字，一場遠在

海外慈青自製CD，從北美走唱到台灣，於台北火車站前舉辦援助科索沃CD義賣，純真的笑容及誠懇的態度，吸引不少民眾慷慨解囊。（攝影／詹啓舟）



美利堅海灘合心齊唱的心靈契合，讓這群年輕人作出內心的樂章，也將他們對上人、對慈濟的愛化為具體行動，以義賣這張歌曲CD來為科索沃人民募集善款。這群海外慈青從國外到台灣，走過機場、走上街頭，一場連一場地走唱義賣，如今在新光廣場前與即將前往科索沃的工作人員相遇了！這把已堆聚成塔的溫暖海沙，如

今溢滿科索沃工作團的行囊，將在四人小心翼翼地呵護下，帶往科索沃，洗淨種族仇恨、暴力衝突、積怨與忿恨，讓沙的晶瑩溫潤每一個千瘡百孔的心靈。

晚上七點五十分，工作團四人登上飛機，正式踏上前往科索沃的旅程；首站將至法國與世界醫師聯盟（MDM）簽訂合作契約，一同對科索沃提供

醫療援助。巴黎之行對工作團是一個奇妙的感受；在前往戰後地區前，先到以浪漫聞名的溫柔之都，心情總是有一分不調和感；但這也是一大助益，讓感受得以在差異間更加敏銳。長達十二小時的航程，擠迫在狹小的空間，身旁有法國紳士、日本空服員、香港旅客與台灣觀光團，形形色色的人種聚集在這小小的飛機上，都

能相互尊重、禮敬如賓；而在其外的廣大世界，卻有許多國家或種族，因為掠奪而發生戰爭。人真是奇妙的動物啊！

從飛機上看到的法國，是在清晨六點下的朦朧中，驚覺法國原來也是如此多水！是否是水的輕柔孕育出法國人的柔情？隨著飛機的漸行漸低，油綠的平原在眼前鋪展開來；一畝畝涇渭分明的農田，顯示出歐洲地勢平

坦、農作豐碩的景象。飛機在清晨六點二十分降落，此時正值台灣的正午，時差的調適是我們第一關的考驗。

清早的戴高樂機場，乘客往來稀疏，灰色的巨大建築有種新落成的輝煌，充實其間各種先進設備，讓沈靜的建物外殼有種活過來的感覺。我們四人帶著大大小小的行李，前往計程車站候車。幸虧阿貴是識途老馬，讓

其他三位初臨乍到巴黎的團員不致轉暈了頭。小小的「標緻」計程車，竟將行李全部裝滿，使我們原本擔心需另外叫輛計程車的顧慮一掃而空。走在高速公路與街頭上，大都市常見的高樓大廈完全被古老外觀的整齊法式風格建築取代，或許應該說大都市常見的現代化建築並未取代法國人對古老的懷舊才對吧！擁有豐富歷史的法國，有著文藝復興及歷

代王朝的輝煌，這應是他們頗為自傲的地方。

法蘭西其實也是個蠻有人情味的民族，是因為重視人權的關係吧！舉個現成的例子，搭載我們的計程車司機行駛至某個街轉角處，巧遇對面來了一位年輕小姐，司機禮貌地讓路給小姐，並與其寒暄數句，但由於分神未注意到前方又來了一位男士，險險將其撞上，在緊急煞

車後，司機與行人相互禮讓，大約堅持了十秒鐘以後，行人終於揮揮手作出無奈狀，快速地從車前經過，還不忘互相問候答謝。我想這在台北市是看不到的景象吧！這也是法國人可愛的地方！

經過四十多分鐘後，終於來到下榻的旅館Hotel Dorce。映入眼簾的是隱身在一長排古式建築下的透明玻璃窗與不甚明顯的

招牌，一群人蹲坐在門前，實在看不出是一間旅館。進入裏面，掛滿著一幅幅油畫的大廳，可看出主人的藝術素養，其中甚至還有兩幅自畫像。櫃台的老闆娘是一位黃皮膚的中年婦人，似乎是越南裔，臉上雖因被事情煩擾而出現匆忙表情，但卻仍不時偷空親切地與我們談話，待事情告一段落後，便開始處理我們的住宿。

她似乎仍記得阿貴師兄，再加上出示MDM的標誌，老闆娘拿出MDM的傳真與我們核對姓名後，先給我們一間房間稍作歇息，另一間房因房客還未退房，只能等到中午後才能進住。旅館與MDM有簽約，加上離MDM只有數分鐘步行路程，所以即使旅館後是中美、非洲移民龍蛇混雜的地區，我們仍擇其優點而居住於此。

安頓妥當後，急忙以電話聯繫台粵，向上人報平安，並與同樣在巴黎進行考察的王副總與李校長伉儷、靜原老師、湘樺師姊等聯繫，相約前往羅浮宮、楓丹白露

陶凱倫師兄所說：「原本已經打算好去科索沃，現在來看這些，真是一點心情也沒有！」但是當我們進入白教堂時，卻被裏面的氣氛震懾住了，眼淚幾乎奪眶而出，那分感動已無法用言語道出！或許明天心情稍復後再細細述來。總之，我覺得此行巴黎已經有了很大的收穫。

(Fontainebleau——法國皇帝故宮)、白教堂等體驗法國文化的精華。難得浮生半日閒，心中卻沒有一絲興奮，或許此行的心已經被科索沃所填滿。誠如

昨天當我們走進白教堂，眼睛還來不及調適明暗的變化；在狹窄的入口迴廊處，人潮像流水般將我們推進教堂，猛然抬頭，心中的震撼如被電擊了一般，只能睜睜地望著眼前景象。教堂正中央，高懸圓頂天花板的是一幅張開雙手擁抱大眾的耶穌基督像，彩色玻璃的質

材，僅頭上光環處微微透出白光，是透明未上色的緣故吧！畫像的尺寸與靜思堂灑淨的佛陀相近，建築物也高聳如靜思堂般，但有更大的縱深。

當時教堂內正在進行星期天的彌撒，日光燈聚

射的台上，神父正剥著象徵耶穌身體的無酵餅，放入盛滿代表耶穌鮮血的美酒中。在這與外界光線、車潮、俗事喧囂隔絕的建築內，凝聚的肅穆氣氛讓人屏住了呼吸，思緒沈澱到心靈的原點。突然間，



四周響起莊嚴的管風琴聲，那種被包圍的感覺，將身體緊緊裹在顫抖、激動的氛圍中，腦中事物一下子全被抽離，只能任由淚水滑過臉頰。

進入教堂的感覺很奇怪，彷彿心中以前有過的感動或是未曾發覺的心靈深處，一下子全部湧現出來，即使彌撒過後，人潮

眺望白教堂，在白雲藍天下更顯無瑕的純潔；其內部懾人的神聖氛圍更令我們心生崇敬。（攝影／李彥學）



散去，我們仍不捨離去。

此時心中突然有些明瞭上人為何要蓋靜思堂：透過

建築物的結構，呈顯神聖

崇高的場域，讓其凝聚成

一處供人們反省思考的空

間，讓每一個個體能在這

樣的氛圍裏自我探索人生

的意義與價值。對生命深

層的沈思對現代人來說是

很難得的，不管是外在因

素的煩擾或是自我逃避，

來到這樣的場域，自我保

護的遮蔽物全部被剝離，

只剩赤裸裸的心在這裏接受洗滌。

今天一早起床，享受

著旅館準備的豐盛早餐；

雖說只有起司、法國麵

包、咖啡、果汁，但擺滿

一桌的感覺，對即將前往

科索沃的我們來說，真的

是太豐富了！在飯桌上，

阿貴講起這次大愛台拍攝

的重點，他舉出混沌理論

來說明：日本的一隻小蝴

蝶震動翅膀，可能是美國

西岸的颱風的成因；氣象

學者以現代化科技、知識

探討颱風成因，卻獨獨漏

掉最原始的因素。這正如

現在的科索沃衝突，許多

戰略學家、政治家、知識

分子分析戰爭成因，有的

歸咎米洛塞維奇的性格特

徵，雖然有些立論高超的

見解，但卻忽略這樣的結

果是一連串的因所造成的；幾世紀來，一些不好

的因緣推波助瀾下，造成現在的局面。阿貴覺得，現在我們進到科索沃，所要做的就是為這件事加入正向的助緣，即使只是握握婦人的手，慰問他們的心靈，若是對事情有幫助，就要去做。

此外，在戰爭中，仍然有許多人性善的一面上演，比如說一個阿爾巴尼亞家庭在塞軍搜捕中被發現了，塞爾維亞人內部發生爭論，某人極力保護這

樣一個自己同胞所憎恨的民族，只因為對生命的尊重。類似這樣的事情，即使只有一件，也需要被報導。太多的批判，太多的論斷，已經讓事件扭曲，我們要做的是記載人性良善，將那可能僅有的一點善念擴大。

吃完飯後，帶著器材、裝備步行到三百公尺外的MDM總部，地上六層（加上頂樓小會議室為七層）地下兩層的建築

物，有種輕快而明亮的感覺。內部工作人員不多，每個人見面都會親切地問候，對我們這群來自台灣的客人也不忘這項禮儀。首先見到的是艾米力克，

二十多歲的他剛剛做爸爸，一談起小嬰兒便雀躍不已。在這裡可以發現工作團隊都很年輕，非常有活力的感覺。

今天的工作，首先是跟艾米力克確定合約內容。大愛電視台想做有關

MDM的報導，艾力米克

便忙著為我們張羅採訪的事情。

今天訪問的有兩位，一位是在公共衛生部門的

Dr. Frederic Jacquet。他本

身是一位醫生，在擔任醫療志工前往各地進行援助工作多年後，由於有了小孩，且覺得一直重複同樣的工作，所以他在一年前回到MDM擔任職工，將本身的經驗與年輕的醫生

分享。

另外一位是在資訊收集部門工作的Bernard，他

本身便已經在世界各地工作多年，之後才回到總部，這種擁有現地工作經驗的人，在資訊收集部門裏面是非常少見的。他認為世界上各地的災民沒有好或壞，只要受災就應該援助。所以他以本身的經

驗與知識為MDM的援助

工作做資訊提供與建議。

他覺得，現在大家都

依靠媒體，但媒體的報導是片面的而非全球性，只會將焦點放在某個聚光燈聚集的地方；例如科索沃的事情世界週知，但阿爾巴尼亞或其他落後待援地區卻沒有人知道。所以他的工作便是全面性、全球



性的資訊收集，包括發掘出被人遺忘的地區。例如東帝汶的問題，他早在一年前便已經見微知著向決策單位提出建言，果然在一年後便爆發衝突。所以他可以說是MDM的早期預警系統，讓MDM得以有充分的時間進行準備，這一點是我們所欠缺的。

坐落巴黎街頭一隅的世界醫師聯盟總部，是由一百貨公司改建而成，毫不起眼的外表，難以想像是法國兩大醫療慈善組織之一。（攝影／李彥學）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日

下午四點二十分，王副總、李校長夫婦、靜原老師、湘樺師姐及兩位當地華人林先生與刑小姐分兩部車先後趕至MDM，對於MDM總部毫不起眼的外觀表示驚奇。眾人來到二樓會議室，會場已經佈置妥當，我們將帶來的慈濟旗與MDM巨型的LOGO貼在牆後，雖然簡

單但卻十分莊嚴。簽約後，MDM總裁Michel特別帶著大家逐層地介紹MDM的各個部門，大家對MDM的運作流程及方式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晚間，我們懷著探險的心情，搭乘地鐵前往香榭大道。當地鐵門一打開，阿貴走進車門，突然一隻手將其攔道，另一人伸出第三隻手，往阿貴背包處梭巡，被眼明的竹琪一把擒住，不料對方的一聲獅吼，就把竹琪嚇得手軟，被對方奪門而出；另一人見狀不妙，在車門將閉未閉之際，游蛇般滑溜而去，險些被夾扁在車門間。

細數著過站站數，我們在一處不明的車站下

車。一到地面，只看到熟悉的街道。但是，凱旋門呢？香榭大道呢？成排的咖啡座呢？突然凱倫師兄看見遠方尖尖的高塔，我們竟來到了艾菲爾鐵塔。

鐵塔前，噴泉飛瀉，池光激盪，鐵塔高聳如擎天一柱；鐵架縱橫交錯，結構之複雜，很難以凡眼理出頭緒。搭乘電梯處排

了一大群

人，搭乘電

梯要收錢，

爬樓梯也要

收錢，上洗

手間也要收

錢；真是敬

佩艾菲爾的

眼光，為巴

黎帶來如此

多商機。

基金會王副總執行長與世界醫師聯盟副總裁大衛密契爾共同簽署合約，對科索沃進行為期五個月的醫療援助。（攝影／李彥學）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一日

難逢日全蝕

今天是人生難得一見

收穫可說是異常豐富。

太陽綻放光芒，讓大家興

的日全蝕觀賞機會，對法

十一點三十分，MDM

奮不已。此起彼落的驚呼

國人來說，要再等八十年

所有人員都放下手邊工

聲，隨著太陽耀眼面積日

以後才能再與日全蝕相

作，集結在屋頂上觀賞日

漸被黑暗侵蝕而愈演愈

遇；對生長在台灣是我們

蝕。法國政府還細心地為

烈，當最後將見全蝕卻被

來說，這是僅有的一次

民眾準備免費的觀賞眼

雲朵遮蔽的那一瞬間，轉

了。能拍攝到日全蝕的畫

鏡。早上天氣原本不好，

而爆發出扼腕的嘆息。多

面，凱倫感到非常興奮，

烏雲密佈，還間歇飄著雨

麼掃興，竟不能見到最完

我們紛紛猜測他會不會是

絲。但老天似乎特別眷顧

美的日蝕景觀。或許，這

台灣媒體拍攝到日全蝕的

這本世紀最後一次機會，

樣的缺陷美才能留給大家

第一人，若然，則此行之

時間一到，潛藏烏雲後的

想像的空間吧！

將近全蝕時，可見四樓地上，享受這日漸脫離束縛的陽光。

今晚，我們原定搭乘

八點多的飛機前往斯洛伐

尼亞，但由於班機延誤，

至十一點半才起飛。我們

在一點十分抵達斯洛伐尼

亞。雖然四周黑暗籠罩，

但在略大於花蓮機場的斯

國機場門外，仍能遙望遠

方樹林尖梢，這是一片典

型的歐洲田園景色。但疲

憊與生理時鐘的自然反應，我們已無力欣賞了。

在因客滿而換了一間旅館

後，終於獲得安眠。

欣逢本世紀最後一次日全蝕的奇觀，世界醫師聯盟全體人員均聚集屋頂欣賞此一盛會。大家戴上法國衛生部為民眾準備的特殊眼鏡，聚精會神地等待這一刻。（攝影／李彥學）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二日

拜訪馬其頓

斯洛伐尼亞的清晨，

從山巔處透出曙光，一片  
片紅磚屋瓦在晨曦中紛紛  
點燃，將光芒折射成一片  
高低縱橫的網路。這是歐  
洲特有的建築吧！遠看小  
巧，近看精緻，白牆、紅  
磚、尖頂，一幢幢獨立在  
自身的庭院間，饒富情  
趣。斯洛伐尼亞距今獨立  
已八年，兩百萬的人口也

能自成一國，想必科索沃  
的人民會羨慕不已吧！

早上原本十二點十分  
的班機，如預定般地延誤  
了，約一點三十分起飛，  
到馬其頓已是下午三點。  
一到馬國機場，便可見到  
不同於一般的氣氛，三架  
C130空中補給運輸機，以  
鮮艷的迷彩裝橫列於跑道  
旁的空地，其後許多運補

用品排列成串，並有數架  
攻擊直升機靜靜停置於本  
身的黃線區塊內。那種對  
武器的敏感，在接近戰後  
地區的馬其頓更加強烈。  
出關手續在有秩序與無秩  
序的中間地帶進行，人們  
可以往來入關區，可以在  
檢查處填寫入關資料，可  
以群聚湧向前方，但每個  
人都可以過關。等過關

後，將會發現先前所有讓通關快速的努力都是白費，因為行李還未送至哩！

出了機場，燠熱的天氣與台灣不相上下。門口一堆接機人、攬客司機，將出口擠成一條小縫，通行十分困難。突然見到親切的白鴿標誌在眼前晃動，合作夥伴已經來到，讓我們覺得十分窩心。當行李一切搬運就緒，我們便往科索沃駛去。馬其頓

市區公路建設遠比商業行為來得先進，建築物顯然有些歷史，但卻仍有現代的感覺。一到這裏，便遇到吉普賽婦人抱著小朋友，隔著車窗向我們乞討，快門一時無法按下。

民族的宿命真是如此嗎？一代一代的延續祖先留下來的求生技能——偷竊、乞討，將這民族桎梏在無法動彈的宿命中心。走在馬其頓鄉間，將近邊界，可以看到一大群

運補車隊停置路旁，沿途也經過已經廢置的難民營，那種接近目的地的氣氛愈來愈濃烈。邊界檢查處，三、兩北約軍人荷槍在場指揮秩序，夾雜著一些馬國軍警；由於警察怕

被拍照報復，所以我將胸前照相機儘量壓低，以免增加他們的緊張。而凱倫師兄的大機器將視情況，看能否捕捉到邊界的一絲鏡頭。出境十分順利，車輛

以軍車、人道組織車輛及運補車隊居多，也見到許多馬國人民步行穿梭。而接連馬其頓邊防的便是科索沃入關處，這裡就完全由北約軍隊負責。由於MDM標誌，所以我們很順利地過了關。一入關，便見到路旁兩、三堆香煙擺放著，靜待

TZU CHI FOUNDATION



客人上門。小朋友  
三兩成群，拿著小  
桶子，不知是否要  
前往裝水，他們還  
不忘展露笑容向我  
們揮手。沿途見到  
的科索沃人，穿著  
的衣服已經不是非

科索沃目前由北約及俄  
軍分區進駐，保護當地  
和平與安全，道路常可  
見軍隊設路障檢查；但  
在科索沃的國際援助組  
織卻享有特別禮遇，能  
夠優先放行。（攝影／  
李彥學）



這裏是世界醫師聯盟在首府的總部，是在當地租賃的一幢三層樓建築，許多醫材及設備都存放在裏面。（攝影／李彥學）

常乾淨，有的在河流嬉戲，有的三兩聚集席地而坐，或聊天、或曬太陽，報章上報導的緊張氣氛在這裡似乎難見；不過田野間散置的平房倒是有許多被燒毀的痕跡，也見到許多屋頂已經開始修復。

MDM的兩輛車在行進間，不時以無線電通訊，增添了許多便利。每



經過五至十公里，便可見到一輛北約軍車監視往來車輛，路上或路旁也不時見到戰車來回。進入首都布里斯提那，兩旁房子增多，道路也狹窄起來。首都建在丘陵地上，所以可見到房屋節比鱗次地坐落在山線上，MDM的總部便設在丘陵攀爬處。一到總部，許多人已經回來，眾人紛紛握手寒暄。MDM為我們又在總部旁租了一幢房子，連同艾米

力克共五人居住。晚上，大家在餐廳用完餐後，便回屋休息。租屋給我們的老婦人已經將床鋪好，老婦人在這裏有三間房子，所以能讓出一間租給我們。他的媳婦有一位十六歲大的男孩，因被流彈射傷膝蓋，目前仍

在醫院，生活起居全靠媳婦照顧。眼前現成的例子，若不經探詢如何發覺。事實的殘酷，往往隱藏在表面背後，誰可預知在這狀似平靜的首都，有多少這樣不幸的際遇？我們只有誠心地為他們祝禱。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三日

訪視 FLORA BROVINA 'SGENTIN

一早醒來，舒適的床

早上八點前往餐廳用

織時，總是會見到許多當

舖讓我們不知身在何處。

餐，發覺 NINA 的工作人

地阿爾巴尼亞人聚集在該

「阿伯，小孩子上學要遲

員都已經陸續繼續要出門

組織門口，穿著該組織制

到了！」凱倫在彥學的惡

了。在揮別他們後，我們

服或配戴識別證，等待需

作劇下，從夢境中慌忙起

也進入餐廳吃飯，當地聘

要他們的時候。這或許是

身，準備要帶著小朋友前

請的阿爾巴尼亞婦人已經

種慣例吧，為當地就業市

往學校。見到彥學得逞的

將早餐都準備好了。當地

場提供許多機會。而阿爾

臉，才狐疑此刻身在何

的非政府組織似乎都習慣

巴尼亞人也把握住這樣的

處。一切都因房子太完美

雇用當地人，有司機、守

良機，因為在戰後百廢待

了，讓我們有在家的感

衛、翻譯、打掃，總之，

舉之際，想要謀得一份工

覺。

在我們經過每一個國際組

作是很難的；當我在懸掛

慈濟旗於門口時，便遇到一位幫 UNICEF 開車的當地人，詢問須不須要人幫忙清潔房子。對於他們這種渴望工作，希望有個安定生活的心情，我們有了初步瞭解。

在這 MDM 總部，一切顯得冷清，很難想像共有八十位本國人、二十八位外國工作人員在為 MDM 執行醫療援助工作。布里斯提納的上空，UH1H 直升機的螺旋槳聲

由遠方傳來，抬頭便可見到，或單機、或雙機掩護，在城市高空盤旋巡邏。凱倫以他以前跑警政新聞的常識告訴我們，在現在的普里斯提納，通訊雖然有些恢復，但速度仍然太慢，無法反應緊急狀況，便利用直升機制高的優勢，監視城市的一舉一動，只要一有風吹草動，或硝煙、或彈幕，他們便能立即通知總部，並前往支援。我想這是除了滿街

的軍人外，另一個提醒我們身在緊張地區的事物。

早上十點五十分，與 MDM 當地總協調開會討論我們以後的行程。艾米力克幫我們解釋此行目的，除了來看 MDM 當地的工作情形，並由大愛台做報導外，亦希望與 MCI 及德蕾沙修女會合作。另外我們也將帶來的 LOGO 及慈濟旗交給他們，請其為我們懸掛張貼。之後，阿貴也向他們介紹上次科索

怯生生的小女孩，不太敢跟我們打招呼；她的父親被殺，目前跟母親生活在一起，其境遇令人生憐。

（攝影／李彥學）

沃之行，在月刊及道侶與經典的報導，並將慈青義賣CD的事情告知。他們顯然都非常有興趣，也印象深刻。對於只是身為志工的他們，或許之



前也為其他組織工作，所以對於我們與MDM合作的历史及內容必是一無所知，

藉著這次機會，也讓他們瞭解慈濟是怎麼樣的團體。

好心的後勤負責人為我們準備了一輛廂型車，以便我們出外採訪及拜訪其他組織。首站便到當地



一所兒童婦女心理復建中  
FLORA BROVINA'S  
CENTER。雖名為復建中

心，但其實只是由兩、三間不起眼的平房組成，若非熟識者帶路，很難發覺這隱藏在城市僻陋一角的

這裏名為FLORA BROVINA'S CENTER的兒童及婦女收容所，裏面收容了心理曾經受到創傷的一百四十位兒童及一些婦女。（攝影／李彥學）



中心。一進入狹小土牆通道後的庭園，便見到兩組小朋友圍坐在塑膠桌邊，拿著彩色筆正在畫畫。中心負責人 Zahide Zegiri 女士前來迎接。

該中心於一九九八年六月創立，創建者為當地一位小兒科醫生，她同時也是位作家及科索沃婦女領導。但在今年四月二十日，卻被以恐怖分子罪名逮捕，目前仍在監獄。該

中心主要幫助婦女及單親、失親的小孩；小孩子早上被送來，下午再由父母或親人帶回。由於他們多半在戰爭期間受到嚴重的心理創傷，所以心中埋藏許多陰影，該中心便藉著畫圖及歌唱來幫助他們。

畫圖可以讓心中埋藏的恐懼釋放出來。在見過恐怖的景象或殺害後，或許他們的心已經封閉，拒

絕與外界溝通，描述那些他不想再回想的事情。畫圖可以提供他們與自己對話的機會，挖掘所有垃圾，將它倒出。有些小孩子原本畫的是拿槍的士兵、攻佔科索沃的坦克，甚至是拿刀殺害小嬰兒的塞族士兵猙獰的面孔。我曾詢問這張畫是否真實，

一位老師說畫這張畫的小孩當時正躲在某個暗處，親眼見到村內的嬰兒被士

兵殺害。連我們  
成年人都無法接  
受這樣殘酷的畫  
面，真是難以想  
像小小年紀卻要  
承受這種恐懼。

### 婦女援助部

畫圖可以將內心深處的  
恐懼釋放出來。一位十  
二歲的男孩，畫出他親  
眼看到的景象：同村莊  
的嬰兒被塞軍殺害；另  
一位孩子則畫出兩位壞  
人槍殺了倒在地上的  
一位母親。這些畫訴說著  
小朋友心中的恐懼。

（攝影／李彥學）





# TZU CHI FOUNDATION

每段治療都以唱歌作為結束，如此可以讓他們在歡樂的氣氛中忘記悲傷。（攝影／李彥學）

分則主 兒童基金會（UNICEF）  
 要是提 提供玩具、紙張、彩色  
 供職業 筆、一些新的衣服，世界  
 訓練。 醫師聯盟提供醫師及心理  
 該中心 復建指導，英國 OXFAM  
 目前與 提供婦女職訓。婦女職訓  
 三個國 在戰前已經有過兩梯，每  
 際非政 梯三十人，一梯美髮、一  
 府組織 梯裁縫。但在戰後，因為  
 合作， 機器被塞爾維亞人帶走，  
 聯合國 所以職訓無法繼續。目前



族照顧  
，除非  
所有家

CARE · ACTION  
AGAINST HUNGER

(ACF) 等，都可見到同

他們已經在跟 OXFAM 接洽中。

族全部罹難，但這樣的事情十分稀少。

樣東西的組合 LOGO，旗幟、十幾輛白色車輛、同

負責人提到目前比較需要的大概就是冬衣、鞋子、食物、玩具等。他們並不提供像台灣孤兒院一般的收養制度，因為阿爾巴尼亞並沒有所謂的孤兒。就像以前的中國人一樣，親族都住在一起，所以即使父母雙亡，仍有親

走在布里斯提納街

頭，到處可見來來去去的

樣聚集門口的當地雇人員，似乎在這樣的地區，

人道組織車輛往返，規格幾乎都一樣，連無線電的樣子都是一般，聽說這是聯合國的規定。我們每經過一人道組織的辦公室，如 UNICEF、WORLD VISION、ICRC、MSF、

所有人道組織都朝同樣的規格、相同配備、一致目標前進。對於這樣的情況，當地阿爾巴尼亞人都十分習慣，或許這是我們發展國際救援的一個參考。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四日 拜會德蕾莎修女會

清晨，成群烏鴉在窗外盤旋聒噪，墨黑的身體跳動在屋頂間覓食，中國人傳統的不祥之物，在這裏成為慣見的飛禽，沒有人對其出現感到厭惡。比起台灣，烏鴉在這裡當能得到較平等的待遇，但是人呢？

早上八點四十分，前往會見德蕾莎修女會負責

下圖為德蕾莎修女會在當地的醫療站，現在也暫時充作EMC的醫療點之一。（攝影／李彥學）

貼著德蕾莎修女照片的修女會分支點，每天會固定發放麵包，每月固定發放大豆、沙拉油、鹽、糖等民生用品。（攝影／李彥學）



人，負責人仍然不在，而由另一位女士接待。當詢及目前在各國國際組織已經援助的項目之外，當地人最需要一些什麼？這位女士語氣十分保留，提到雖然已經有很多組織承諾做許多援助，但因運輸不易，目前仍然無法看出整個援助的輪廓。她建議我們可以參加星期一的NGO會議，以便獲得進一步資訊。

德蕾莎修女會為當地



民間慈善組織，在塞爾維亞人刻意以各項政策打壓阿爾巴尼亞人生存空間後，他們便衍生出一套系統，以支撐醫療、教育等各項體系，德蕾莎修女會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環。當我們環繞市區時，可見到許多張貼德蕾莎修女照片的分支點，正準備發放物資給貧民。領取物資必須攜帶物資領用單，每個月領取一次；領取物資包括

麵粉、米、豆子、油、鹽、糖，單子上詳細記載每次領取的數量及該戶人口數、戶長名稱，資料十分詳細。至此，方見德蕾莎修女會在當地慈善工作紮根之深。開車的司機說，當地人都知道德蕾莎

修女會，也都信任他們，所以每個國際非政府組織都選擇與德蕾莎修女會合作。由此可知，欲進行一國際援助計畫，當地合作對象是十分重要的。

離開修女會後，我們回到MDM總部，艾米力



TZU CHEN FOUNDATION

克已經與總協調商議好今天行程，今天我們將離開首都布里斯提納前往鄉村的醫療點。出了市區，可以見到科索沃美麗田園風景，地表在不甚陡峭的斜度中起伏，房子便隱身在高或低的山巒間。你可以驚見許多房子都失去了屋頂，路旁也不時有仍在焚燒的車輛，現在才真的看到塞族人報復的景象，

此處即為MDM在Breznica的醫療站。(攝影／李彥學)





來自比利時的年輕醫生  
歐利佛 (Olivier)。  
(攝影／李彥學)

驗證了新聞媒體報導的真實性。在將離開布里斯提

此保護，就像每個東正教堂前一樣。

納的市區邊緣，可以見到

經過約四十分鐘車

一排住家，裏面駐守著一

程，來到布里斯提納北邊

輛裝甲車。司機說，這是

的村莊 Breznic，遠遠地便

塞族人居住的房子，目前

可見到醫療站前MDM醒

仍有人在。看來當地人都

目的車輛。MDM的醫療

知道哪一戶是阿爾巴尼亞

志工，一位年輕的比利時

人，哪一戶是塞爾維亞

醫生 Olivier，今天在這裏

人，如此涇渭分明，也如

看診。小小的醫療站，設

此目標明顯。司機知道，

備十分簡陋，只是提供最

相信科解分子也知道，也

基本的醫療，這也是

難怪北約必須以裝甲車在

MDM目前協助建立的最

基礎的醫療體系。

據瞭解，MDM目前的做法是在聯合國畫分給MDM的地區內，尋找需要醫療的據點，先行前往探勘；當確定當地人口紛紛回歸且人口數達到聯合國統計需要醫師的人數（據統計每兩千人需要一位醫師），他們便找一間房子，再請村長公告村民，每星期固定一天會有醫師前來看診，另外也請村長尋找以前曾擔任醫師

的人前來協助，以便方案結束後進行轉移。在據點

該區的基礎醫療體系慢慢建構起來。

準備妥當後，將所需之藥品、器材統計予首都的MDM總部，由其負責調集。如此，每個禮拜便有一天在這個地區進行義診，對無法前來之病患也將進行居家療護。評斷一切上軌道後，MDM人員撤離，將診所交給當地醫師繼續運作，MDM人員則前往下一村莊開設新點。就這樣一點一點，將

訪問完比利時醫生後，我們趕往下一個點。

由於司機是新手，對於MDM各個醫療點的地點不甚熟悉，所以找了許久才找到。這一路上，我們見到路旁棄屍已久的牛隻，見到了醒目的紅線圍起來的疑似地雷區，也看到了成群以塑膠袋包裹的屍塊，排列在一窪窪挖好的墓坑前；這一切，彷彿

都無聲地控訴著戰爭的殘酷。

在另一個醫療點前面，我們看到MDM所購置的防彈車，也驚覺原來這裡就是所謂的危險地區。我們抵達時，墨西哥醫師安卓（Angel）正在為小朋友看病。巧合地，鄰近地區正好有一位剛生產完的婦人，需要醫師前往居家訪視，於是我們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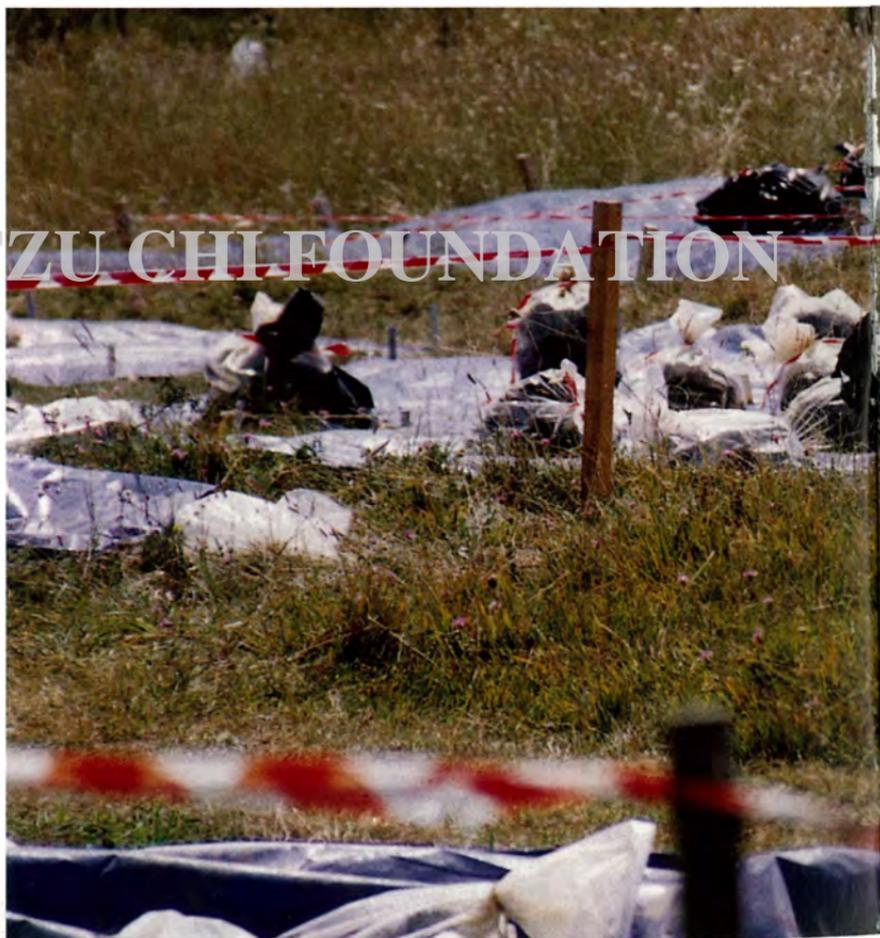


跟著防彈車一同前往。  
踏在訪視個案的屋前草  
地上，每一步都十分謹  
慎，深怕有個閃失，就  
將「衣錦還鄉」，完全  
不像當地人蹦蹦跳跳，  
毫無顧忌。或許是我們  
多慮了，但小心一點總  
是好的。

出生剛滿三天的小  
嬰兒，在安卓醫師的懷

成堆的屍骸以塑膠布包裹  
著，等待著下葬；我們親  
眼見到了戰爭如此殘酷的  
事實。（攝影／李彥學）

TZU CHI FOUNDATION





輕輕地剪去僅存的一小段臍帶，祈禱  
初生嬰兒宏亮飽滿的哭聲，就象徵著  
科索沃人民的新生。（攝影／李彥學）  
墨西哥來的醫師安卓（Angel）正在  
為小朋友看病。（攝影／李彥學）



IZU CHU FOUNDATION

抱中哭了起來。醫師拿著用碘酒簡單消毒後的剪刀，將仍存一小段的臍帶

剪掉，微微血絲在嬰兒哭號聲中迸出來。希望嬰兒宏亮的哭聲，帶給所有科

索沃人民希望，就像朝陽的晨鐘傳遍每片戰禍後的土地。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五日

科索沃山間遊

今天是休假日，所有NGO幾乎都停止工作，休息一天，MDM也不例外。昨天我們便與漢斯及安卓約好一同到處走走，以增進對科索沃的瞭解。今天同行的有兩輛車，攝影的豪沙及比利時醫師歐

利佛、荷蘭醫師祖盧及一位當地阿爾巴尼亞僱員也一同前往。雖說是文化考察，但對我們來說，也仍像在工作般大包小包帶了一堆，把屋主這難得的機會，前往各地，捕捉首都以外的真實生活。

利佛、荷蘭醫師祖盧及一

未婚的德國醫師志工漢斯，（攝影／李彥學）



出了首都往西行去，

是條通往蒙坦尼格羅的道

路。經過一個多小時車

程，一座高山橫互在眼

前，越過高山，就是另一

國度。丘陵起伏，三兩棟

房屋坐落其間，饒富風

味。可惜許多屋頂也被焚

毀，車輛被棄置，路旁橋

梁被炸，一間教堂也完全

傾圮倒塌。如果不是戰

火，這裏真像一處桃花

源，可惜人心的紛爭，讓

這樣的美景蒙上陰影。或

許，心靈的桃花源遠比  
外在來得重要吧！

首先到西部的一處

城市——沛雅。有一條

街道完全被燒毀，人們

正忙著整理一堆堆的破

瓦棄磚，以鐵牛車或馬

車載走，想來這還需費

上很大力氣才能清除。

一位房屋主人出示以前

屋子的照片，原來是一

由右至左依序為攝影師豪沙、  
荷蘭醫師祖靈、歐利佛、當地  
翻譯。（攝影／李彥學）



家鐘錶行。璀璨透亮的燈飾、排列整齊的手錶、光



被塞軍破壞的清真寺，是種族戰爭下的受害者；宗教的差異，是否只是人類爭戰的藉口？（攝影／李彥學）

可鑑人的落地玻璃，就像所有先進國家的精品店一



戰火過後，屋內家具亦難倖免，俱成焦土一片。（攝影／李彥學）

般，很難想像破壞後的畫面竟是如此天差地別。遠方廣場上，一群小朋友揮舞著象徵科索沃獨立的雙頭鷹旗幟；紅色旗身、黑色鷹體，難道老鷹必須飛翔在赤色大地嗎？這實在是耐人尋味！

隨後到山區內的兩間東正教教堂參觀。這兩個地方，一處是東正教歷史最為悠久的聖地，一處是風景最美，各擅勝場。但每一個教堂都有一輛輕型

坦克駐守，且前後道路均設有路障，若欲前往教堂，都必須經過盤查，以免阿爾巴尼亞人前往破壞象徵塞爾維亞人精神中心的聖地，引發全面的宗教

何飛入敵方教堂內，甘心做臣下之民？由此可知，其實這兩個紛爭的民族有著同樣的文化，就連象徵的標誌亦都相同，何須紛紛擾擾這麼許多年呢？

戰爭。在教堂中，我們驚

愈往山區行去，景色

的追捕，所以群聚這易守難攻的山頭；若仔細望向山壁，細細搜尋，有時可以發現有些工整的小孔被開鑿在道路旁的山壁間。這應是槍孔吧？方便士兵

見雙頭鷹的蹤影，一連三隻，嵌鑲於東正教十字架的下層，靜靜地振翅欲飛；金色鷹體，斑斕於灰暗教堂中。這不是象徵科索沃獨立的雙頭鷹嗎？為

愈像花蓮。石灰岩地形、高聳的山壁、陡峭的山澗，就像是太魯閣的翻版。阿貴師兄說，這裏原本是科解游擊隊出沒的地方，為了躲避塞爾維亞人

來的敵人，所以山壁後必有容身之處。戰爭的蔓延，竟然到了這偏僻的山區，可知其禍害之深了。

清晨驟然醒來，在寒冷空氣中打個哆嗦，撫摸著蓋在身上的潔白被單，那位阿爾巴尼亞老婦人為我們辛勤地打掃、鋪床的畫面重現眼前。屋前的兩隻狗仍然蜷伏著身子，時而抖動雙耳，打個噴嚏，時而伸出舌頭，整理胸前的長毛。散落一地的蜜棗，因無人撿拾而腐爛；透過枝椏，仍可見到結實

纍纍的黑色棗子，佔據每個枝幹。站立於二樓陽台，仰望天空，愈來愈濃的晨光，紅色屋頂層層疊疊，烏鴉叫聲呀呀，絲毫不放過我的耳朵。我有種居家的感覺，生活似乎悠閒而恬靜。身在科索沃，但沒有煙硝的氣味。

早餐後，隨即前往位於首都外約四十分鐘車程的Caraluk，隨行的除了艾米力克之外，還有負責醫療站重建的David Bessieres。他從九二年畢業，便從事人道援助，到過羅馬尼亞、盧安達、波希米亞、安哥拉、薩伊、剛果、中美洲，主修電機，算起來只有二十幾歲，似乎年輕的日子都在外地奔波。問及為何選擇這份工作，他說從小便喜歡幫助人，所以這工作似

乎是完成心願的最好選擇。在這裏，這樣的例子時常可見，荷蘭的祖盧、德國的漢斯便因從事人道援助而未婚。

來到修建中的醫療站，見到許多工人正忙著為粉刷完畢的房子鋪上塑膠材質地板紙，短短五個工作天，便將原本破壞達百分之八十的房子整建完成，只剩一些附屬設施趕工中。當地人都無法相信

工程竟如此快速，MDM效率之高，令人有了新的體會。David提到像這樣破壞達百分之八十的醫療站，所需的重建金約需七千至九千馬克，但規模小破壞較少的則只要三千至四千馬克。

離開醫療站，我們趕回首都，拜會德蕾莎修女會。到達德蕾莎修女會時已經十二點半，總負責人不在，由副負責人接待。

透過翻譯，阿貴師兄向其簡單介紹慈濟基金會。當見到簡介上的佛陀問病圖時，這位Jak Misa先生若有所思地說道，這與聖經上的畫像十分相似，讓他覺得很親切，所以他覺得慈濟與其他如聯合國等組織不同，跟他們一樣是重愛的。經過他的講解後，我們也稍微瞭解德蕾莎修女會。當問及目前最需要的是什麼，他說道，最需

要的便是房屋、冬衣及給小孩的食物等。於是我們約定星期三前往他建議的地區 Lugui I Baranit 訪視，屆時將有當地負責人負責接待。

兩點半結束拜訪，回到 MDM 總部，簡單用餐後便前往漢斯醫生所在的醫療站 Bellanice 拜訪；這個地區共有四至五千人，零至十五歲有四百位。當我們抵達時，漢斯仍在為病人看病；基於安全理

由，MDM 規定每個醫師必須於四點前結束，但當我們抵達時，已經四點二十分，想來沒有一位有愛心的醫生會忍心放下等待的病人而離去。

診療完畢，漢斯帶我們繞行接近阿爾巴尼亞山區的道路回首都。在車上他敘述到，科索沃境內共有一百八十萬

我們前往拜訪醫文會副總裁 Jack M.Tso 先生，向其介紹本會，並希望與其合作（攝影／李彥學）



人約二十萬戶，若依統計數據，有百分之四十房屋被燒毀的話，則估計在戰爭的三個月間每天燒毀九百至一千間，共燒毀八萬間房子。如此說來，那三個月科索沃的天空，必定滿是煙霧，成為真正的黑暗大地。沿著山路上爬，漢斯說這是坦克必經之地，也是當時撤退之路。由於掌握制高點，所以當時有許多坦克聚集，路旁

房屋牆上彈孔處處，想像當時士兵必是處於歇斯底里的狀態，才不管屋內有沒有人，一見到建築物便掃射，那種景況真是難以想像。

漢斯隨後又帶我們到一處疑似亂葬崗的地區，身旁一頭牛的屍體彷彿見證著這個地區的危險。漢斯要我們小心，此處布滿地雷，最好不要輕易離開地面。雖見不到任何屍體



貼在建築物內的海報，清楚的告訴民眾小心地雷及如何防範地雷與詭雷。（攝影／李彥學）

或地雷的蹤影，但沿途見到的紅色警告標誌，已經夠讓我們心驚膽顫了。這是他們生活的家園，從小便習慣奔馳的山徑，如今形，但山澗旁嬉戲的小孩、西邊浣衣的婦人，難道他們不怕嗎？一個個血淋淋的例子難道他們不驚嗎？家雖危險，但也無處可逃，唯有聽天由命了。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七日 吉普賽營區志工行

今天是快樂的志工地，這種機會倒是難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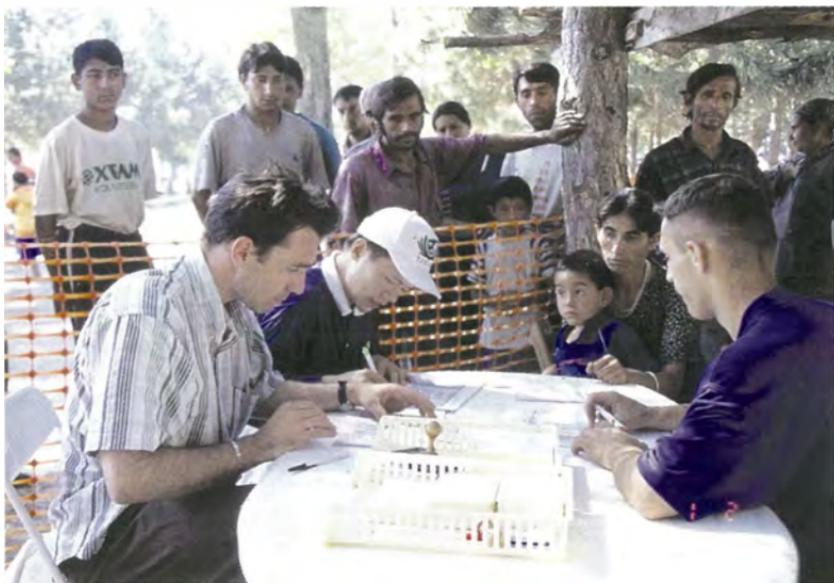
日，難得有個機會跟著MDM的醫療團到吉普賽營區擔任醫療志工。雖然以前在台灣也曾在醫院有過這樣的經驗，但在異地，這種機會倒是難得。八點三十分出發，我們跟隨著比利時的歐利佛醫師及法國的護士克里絲蒂娜（Christina）前導的醫療車，往首都附近的吉普賽營區行去。原本有五千多人的吉普賽營區，自從上次阿貴師兄拜訪過後，現在竟只剩下三六九人，每天不斷有人遷出，但沒有人知道他們到

哪裏去了。他們雖然害怕報復，但嚮往外界自由生活的的心，仍然牽引著他們往外離去，這是他們的宿命，也是他們傳統的生活，飄泊的吉普賽人。

二十幾分鐘的車程，在經過一處聯合國重型坦克軍營後，整個營區出現在眼前。成排成排的草綠色帳棚，上面書寫著明顯的 UNHCR 字樣。這個營區是由 ICS 掌管，世界醫

當天主要工作為幫婦女及兒童注射預防針，並協助聯合國難民高級總署進行人員複查。由於工作人員不足，當天我們便充當志工，為病人服務。（攝影／李彥學）

師聯盟是應其邀請前來做醫療照護，樂施會則協助提供用水。而營區也從以前的學校搬至現在的帳棚空地，雖然



每戶空間增大，但帳棚下的燥熱卻也讓他們難以忍受。

今天MDM最主要的任務是來為婦女及小孩接種小兒麻痺及三合一疫苗，以免他們在惡劣的環境下感染疾病。一整天，一群小朋友圍在旁邊，好奇地看著這些來自東方的臉孔，有的問我們是不是布魯斯李（李小龍）？會

不會功夫？有的

問我們的名字，

並希望我們將中

文寫在他們臂膀

上。而小嬰兒天

真的臉龐，大大

的雙眼，更是吸

引我們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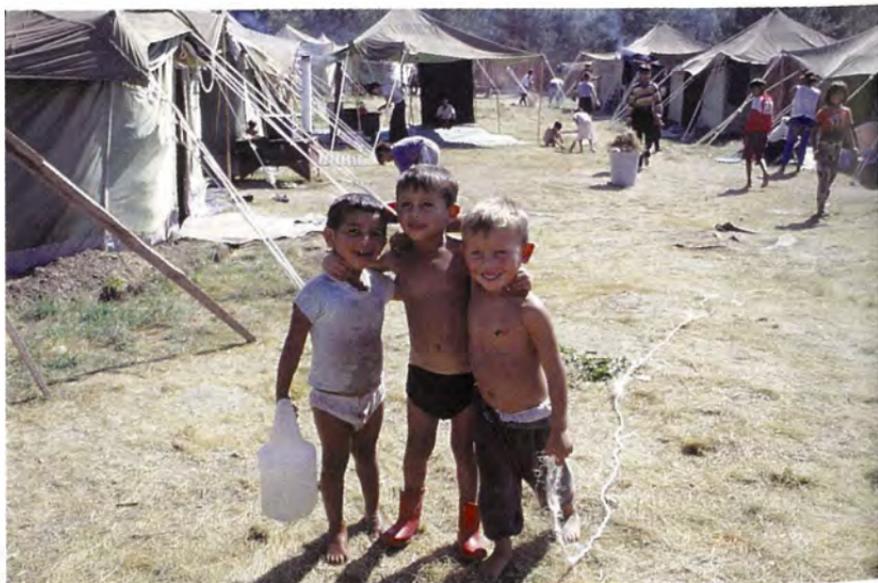
不時地逗他玩。

他們看起來是如

此友善，很難想

像他們是阿爾巴

位於市郊附近的吉普賽營，由於吉普賽人被當地人認為在戰爭期間依附塞爾維亞人，因而受到阿爾巴尼亞人的唾棄，只能避居此處。（攝影／陳竹琪）



尼亞人口中助紂為孽的塞爾維亞附庸。

營區內的垃圾清運由 UNHCR 負責，大人們則藉由給小朋友糖果餅乾，讓小朋友繞行整個營區撿拾垃圾。臂膀上綁著有黃色絲帶的男人，拿著一根竹條維持營區內的秩序，這是他們口中所謂的警察。對於他們在混亂生活中仍企圖找尋一絲秩序的努力有種感動，雖然似乎

只對小朋友有嚇阻作用。

接近中午，人群突然

聚集，由吉普賽人領導發表激昂演說。透過翻譯，內容大約是講述他們並未做什麼錯事，為何會得到這樣的待遇？他們仍希望住在科索沃，也希望科索沃能獨立，但現在卻需過這樣的生活。UNHCR 似乎也不希望他們出營區找工作，所以他們希

望能到德國去，或許德國會願意收留他們。

翻譯的阿爾巴尼亞人

Alton 以他的觀點告訴我，在戰爭前，吉普賽人幫助塞爾維亞人做了許多可怕的事情，得到這樣的下場是罪有應得。而我們對營區內一位年輕吉普賽人提及，MDM 裏面也有阿爾巴尼亞人，他們也願



意來幫助吉普賽人時，他卻回答說，他們不稀罕阿爾巴尼亞人的幫助。看來兩族之間的仇視已經在戰爭的發酵下無法收拾，互相原諒對他們來說似乎仍需要一段時間。

將近結束，一位聯合國官員前來，由於是印度人，所以對台灣有所認識。他友善地提醒我們，可以到他的辦公室登記，

如此進出也較方便。我們不瞭解這是否便是我們之前所想要的註冊，若是如此，真該感恩機緣的巧合了。

吉普賽領袖聚集了營區內所有人進行演講，慷慨陳述其並未做錯事，為何要受如此待遇？（攝影／李彥學）

## THE CHI FOUNDATION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 勘查衛生所

原先評估列入重建計畫的三十間衛生所，目前確定重建的有十七間；其中衛生所 (Ambulanta) 十四間，另外三間是規模較大的健康中心 (Health Center)。現在已經完成十間，另外七間將陸續在兩個禮拜之內完成。

今天主要是勘查衛生所修復工程，總共看了六

間衛生所。首先造訪的旁諾荷 (Ponorc) 及帕格合西 (Pagarushe)，這兩間衛生所都位於瑪立雪夫 (Malisheve) 這個地區。旁諾荷房舍老舊百分之七十不堪使用，而帕格合西更是房舍全毀只剩地基，這兩個點都將列入下一階段的復建重點。

需工期較長，如果現在動工，將無法在冬天來臨之前完成，屆時可能連完成的部分工程都會被冬天惡劣的氣候所破壞，所以他們打算明年春天來臨之後才開始動工，這段期間他們將會尋找堪用的房舍作為臨時衛生所。而對於帕格合西這個點，由於房舍已經全毀只剩地基，

MDM計畫在確定所有權的地界之後，稍作擴建，以符合完整的衛生所功能。至此，我們確定重建的衛生所已有十六所。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日

今天在勘查歐碧利荷 (Obilic) 地區的巴里傑摩 (Bariljevo) 衛生所時，陪同我們勘查的大衛告訴我，當初他們來勘查衛生所的損壞情形並計畫重建時，一位在衛生所服務超過三十年的護士根本不

相信，因為她看到太多的組織來來去去，都是看過後就沒有下文；她完全沒有想到MDM和慈濟竟然說到做到，現在就屬她最高興了。

在修復工程開工後的某一天，一位六十餘歲別

號「酋長」的阿公，走過來對著大衛說：「我認得你，你曾經在阿爾巴尼亞的難民營裏幫過我們。」如親人般重逢的喜悦渲染了整個工地，而大衛也告訴我為什麼大家這麼珍惜這段大愛情緣。

當時他們還在阿爾巴

送。「酋長」感謝他們這

家鄉重逢，所以他們格外

尼亞難民營，有天晚上大

種捨身為人的精神以及一

珍惜這患難與共的情誼。

衛值班時，也沒有什麼理

路的陪伴，在難民營裏，

在我們繼續勘查第二

由，他就是直覺情形不

當MDM的計畫在執行上

個衛生所的路上，我們經

對，於是把所有醫師叫

碰到困難時，從廁所的衛

過昨天已經勘查過的科摩

醒。沒有想到十幾分鐘以

生到學童復學的管理，酋

仁（Komoran）健康中

後，北約開始轟炸邊境，

長都會挺身而出，以他的

心。健康中心在科索沃的

並且誤炸平民，最近的炸

聲望資歷協助解決問題，

醫療系統上比衛生所高一

彈就在離他們約五百公尺

並在相當程度上自律約束

個層級，服務的地區及醫

處爆炸，他們當場開始搶

鄉親。就因為一起度過那

療項目也比較廣。科摩仁

救傷患，並在第一時間將

段在難民營中艱苦的時

健康中心約服務一萬四千

所有人員及重傷者往後運

光，現在竟然能在酋長的

名的科索沃鄉親，在中心

TAUCHI FOUNDATION

裏面繞來繞去，算算總共有三十道門，可說是具有相當規模的健康中心。

就在離健康中心不到二百

公尺遠的路上，我們遇到

了北約的交通封鎖，原來

就在路邊的一家小咖啡館

內，人們發現了一顆炸

彈，便請北約防爆小組來

處理。想起我們昨天經過

時，本地人們還在這裡用

餐進出，沒有想到竟然暗

藏炸彈，無奈的是，這就

是科索沃人民的日常生活，直到今日我們還經常

聽到被地雷炸傷的案例。

經過一番折騰後，我

們終於通過爆炸現場；然

而炸彈的陰影不只籠罩著

科索沃老百姓，也威脅到

MDM的工作人員。就在

我們勘查的下一個衛生所

阿雷特 (Aritar)，大衛便

自己發現了藏在屋頂的詭

雷。那是在他們剛剛決定

要援建這間衛生所之後，

大衛爬上屋頂檢視損害的

程度時，發現了一些不尋

常的引線暴露在外，他很

機警地循著原來的脚步爬

下屋頂，隨即請來北約防

爆小組，果然在屋頂找到

四、五顆綁在一起的詭

雷，沒想到塞軍竟然也將

炸彈藏在屋頂上。

我除了請求防爆人員

務必注意自身的安全外，

也深深敬佩並感恩他們的

菩薩心腸。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  
告別科索沃，重回馬其頓

今天即將離開布里斯  
堤納，清晨我和我們熟悉  
的好朋友安卓醫師相約晨  
跑。深秋的科索沃夜霜凍  
紅了山林，迷人的金黃赭  
紅渲染了整個山野，我們  
呼出的陣陣氤氳輕輕地融  
入清晨的濃霧中。安卓醫  
師指了指路邊鋪上一層白  
霜的草地，不用說，我們  
都知道夜間的溫度已經降

到了零下。忽然間，我看  
到他呼出的熱氣在他的眉  
毛及髮梢也凍成了白霜，  
這才知道清晨的氣溫也相



當低。

這幾天我常和他聊天，他告訴我說，他很懷念七、八月時我們初進科索沃時的工作團隊，他說那時真是「夢幻組合」；而這兩個多月來，即使是像MDM這樣的組織，也免不了工作人員的頻繁流動。他很懷念我們這些「老朋友」，一再問起凱

戰火摧殘之後，當地民衆不屈不撓地以自己的雙手建造出未來的家園。（攝影／李彥學）



倫、竹琪及彥學。他還保有一些上次我們來時的照片，要我帶回台灣；尤其

要到台灣去親身感受慈濟世界並拜訪證嚴上人。

燒毀的民房，現在有許多都已經換上了新的屋頂，還有許多屋頂現在正在動

片，我把凱倫的義大利麵改成

來愈困難，為了不錯過下午四點的飛機，我們上午

工。雖然我們詢問的結果，這些復建的房舍大都是老百姓自力救濟的成

了墨西哥的義大利麵，上市以來頗獲好評。這麼一

九點半便須離開布里斯堤納。離開前順道去慈悲會

果，只有少部分是一些非政府組織援助興建的。

位真性情的醫師，當他使用我們的衛星電話和他的

向泰瑞辭行，他說，他會準備相關資料寄給我們。

許多阿爾巴尼亞人有海外親戚，藉著戰前的一些存款或是海外親人的接

母親及女兒通話時，終於忍不住落下淚來。他告訴

而這次科索沃之行總括地說，我們已經可以感受到

濟，他們自行將燒毀的房子蓋上屋頂、重新粉刷準

他媽媽說，他明年三月二十三日在科索沃與MDM

一些復建的成果，尤其是

的合約期滿之後，他一定

的合約期滿之後，他一定

八月間沿路所看到的一些

子蓋上屋頂、重新粉刷準

備過冬；至於聯合國全面重建的大計畫，可能因為計畫太大，目前都尚未落實到基層，沒有人知道什

麼時候、什麼人可以得到什麼樣的補助。關於過冬的準備，除聯合國方面已經準備了一些冬衣之外，

「關懷」(CARE) 這個組織，也已經全面發放充當冬天取暖燃料的木材，這是我們目前所見準備過冬最具體的作法。據估計，目前在科索沃的非政府組

織已經超過了四百個，到底在各自的服務領域裏能發揮什麼樣的功能，可能只有時間才能說明一切。

到達邊界果然關卡重重，寸步難進，主要的原

因是馬其頓的海關竟然只派了兩名關員辦理通關手續；而今天在由科索沃進入馬其頓時，也第一次碰到了馬其頓海關的質詢。海關官員除了審視我的簽證之外，一直向我另外

的文件，但是到底他要什

麼文件，他又說不出所以然來。我一再解釋這已經是我第三次進出科索沃，從來也不需要簽證以外的任何文件，而且慈濟也是在科索沃進行人道救援的非政府組織之一。雙方僵持了約十分鐘，後來是因為後面排隊等待的隊伍實在太長了，他也就放了我一馬，但這樣的耽擱確實也讓MDM隨行的人擔心了一陣。